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一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二十一

起昭陽協洽正月盡閏逢
君灘九月凡一年有九月

孝宗昭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諱昀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
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

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諱令諱生子偁是為

秀王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

于秀州官舍命名伯琮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
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后嘗

感異夢密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于宮中三年二月賜名璫五年六月聽讀資善堂十二年正月封普安郡王三月出閣就外第三十年二月癸酉立為皇子更名瑋丙子進封建王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為皇太子改名春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歲如之

自建炎以來居位者往往不修職事而朝廷姑息莫知所懲國子司業王十朋極言其弊之當革且論人主之大職有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帝嘉納以知饒州胡銓為秘書少監銓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

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
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
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
而閣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
言事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從之 樞密
副都承旨龍大淵帶御器械曾覲皆潛邸舊人欲擅利
權數言國用當加省察于是帝數以手詔詰戶部錢穀
出入之數戶部侍郎周葵奏言陛下新即大位勞心庶

政臣下傾聽謂有咨詢必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財利是稽此不獨陛下未得治道之先務慮必有小人熒惑聖聰欲售其私者不可不察也帝為之色動 庚子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棡赴闕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

容淳言搖動浚叅佐皆一時之選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吳璘奉班師之詔僚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

有詔璘何敢違至是復詔璘進退可從便宜而璘已棄
德順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
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于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
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二月壬戌朔用史浩
策以布衣李信甫為兵部員外郎齋蠟書間道往中原
招豪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 己卯賑兩淮
流民及山東歸正忠義軍 癸未同知樞密院事黃祖
舜罷 庚寅逐秦檜黨人仍禁輒至臨安 三月壬辰

朔金帥赫舍哩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
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
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及泗濠廬州備之至是志寧
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
相見且遣富察圖們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璧積糧
修城將為南攻計 癸巳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
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
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

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
朋比葉義問之奸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
渡江以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 丙申雨雹 金中
都以南八路蝗詔尚書省遣官捕之 壬寅陳康伯上
欽宗陵名曰永獻 乙巳詔求遺逸 丁未詔修太上
皇帝聖政 己酉叅知政事張燾罷初劉度除右諫議
大夫入對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因奏潛邸舊寮宣召
當有時益為龍大淵曾覲言也至是遂上疏劾大淵覲

輕儇浮淺憑倚恩寵入則侍幃幄之謀出則陪廟堂之
議搖唇鼓舌變亂是非凡皇闈宴昵之私宮嬪嬉笑之
語宣言于外以自夸大至引北人孫照出入清禁為擊
毬胡舞之戲上累聖德望亟賜黜逐又因進故事論京
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用蓋公議不勝私
欲耳反復數百言尤為切至於是詔大淵除知閤門事
覲權知閤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顧進之何面目
尚為諫官乞貶黜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至再侍御史

胡沂亦論兩人市權招士望屏遠之以防其微不報給舍金安節周必大不書黃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此兩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為人鼓扇議論羣起太上時小事安敢爾於是安節必大退而待罪會張燾入對欲以兩人決去就帝問所從聞燾曰聞之陸游帝曰游反覆小人已得罪行遣矣燾謝曰臣聽言不實罪也遂罷政是日安節必大再奏乞竄責不許必大入謝帝曰

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時宰輔臺諫合
一辭以為兩人當去故帝有朋黨之疑庚戌度改權工
部侍郎乙卯震出知建寧府帝復申兩人知閣之命必
大格除目不下史浩以聞越三日不獲命遂請祠去兩
人之命亦寢 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
浚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
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
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致

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至為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江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璧之

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
泗州趨虹縣 壬申賜禮部進士李待問以下五百三十
八人及第出身是科得呂祖謙 乙亥王之望罷 是
月金人拔環州守臣強霓及其弟震死之 五月乙未
金主以重五如廣樂園射柳命皇太子親王百官皆射
勝者賜物有差復御常武殿賜宴擊毬自是歲以為常
辛丑命左右史日更立殿前 壬寅張浚渡江視師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陟溝金右翼都統蕭琦背顯

忠約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琦敗走遂復靈壁
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
時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
守將富察圖們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
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
將不協未幾蕭琦亦降于顯忠 甲辰李顯忠及邵宏
淵敗金人于宿州 乙巳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史浩罷
浩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語陳康

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為哉不去
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
下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
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
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
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
密邇行都浩嘗為屬吏姦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
遂改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太府丞史正志與浩族

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之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浩與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追復司馬

康右諫議大夫 丙午李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趨之始渡濠登城中巷戰又斬首數千擒八

十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丁未以辛次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洪遵同知樞密院事時符離之捷日聞次膺手疏千餘言乞加持重 辛亥天申節上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自是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禮部侍郎黃中曰臣事君猶子事父禮

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書以明
臣子之罪況今欽宗實未葬也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
金尚書省請籍天德間被誅大臣諸奴隸及從窩幹
亂者為軍金主以四方甫定民意稍蘇而復簽軍非長
策不聽 壬子欽宗大祥帝服衰服詣几筵易祥服行
祥祭禮 金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
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巴薩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晨薄
城下列大陣顯忠與之戰巴薩敗走翼日益兵至顯

忠謂邵宏淵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
力戰斬首五千餘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
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之下且猶不堪况
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
周宏鳴鼓大噪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旆各以所部
兵遁世雄宏淵之子也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
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蒞澤張淵等
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癸丑金人乘虛復攻城顯忠

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尸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
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
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
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
兵二十萬來倘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
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
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
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

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
還揚州上䟽自劾乙卯下詔親征丁巳以富察圖
們大周仁蕭琦並為節度使是月成都地震三金
中都蝗詔參知政事完顏守道按問大興府捕蝗官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癸亥參知政事汪澈罷尋落
職台州居住以右諫議王大寶劾其督師荆襄不能節
制坐視方城之敗故也張浚乞致仕且請通好于金
帝不許初宿師之還士大夫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

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
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
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
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
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拭入奏事浚附奏
曰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
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
奏謂拭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

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丁卯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兼侍讀戊辰召虞允文以兵部侍郎周葵參知政事癸酉下詔罪已于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

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蠱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讐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衄為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帝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帝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十朋力辭出知饒州 戊寅參知政事辛次膺罷次膺以

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
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
何遂以資政學士奉祠陞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
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
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悞國家耳
已郊貶李顯忠筠州安置尋再責徙潭州 戊子以
蕭琦為檢校少保河北招撫使 秋七月庚寅朔以虞
允文為湖北京西制置使 癸巳以湯思退為尚書右

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 丙申罷江淮宣撫使便宜行

事太白晝見經天

考異金史世宗紀太白晝見在庚戌日且不言經天今從宋史孝宗本紀

乙巳以旱蝗星變詔侍從臺諫兩省官條上時政闕

失胡銓上書數千言謂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

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
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
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
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
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初張浚復起為都督大寶力贊
其議符離失律羣言洶洶已而湯思退議罷督府力請
講和大寶奏今國事莫大於恢復宰相以符離軍潰名
額不除意欲覈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患

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至是銓奏入帝曰十朋
力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思退太早今為兵部
侍郎豈容復聽其去 丁未詔徵李顯忠侵欺官錢金
銀免籍其家 庚戌金以孔總龍封衍聖公 戊午給
還岳飛田宅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
疏言若浚果不可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
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
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

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得自効
䟽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
招撫使 丙子以飛蝗風水為災避殿減膳罷借諸路
職田之令 戊寅金赫舍哩志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
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帝以
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也時湯
思退當國急於求和遂欲遣使持書報金而陳康伯周
葵洪遵等亦皆上䟽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

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疑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 癸未復以龍大淵知閣門事魯覲同知閣門事 丙戌遣淮西幹辦公事盧仲賢齎書報金帥大畧謂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

深信不聽張栻入見帝引見德壽宮上皇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何如莫便議和否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在廟堂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皇曰說與卿父今日國家舉事須量度民力國力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冬十月戊午朔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及歲幣可與名分歸人不可從

辛酉御殿復膳 丙子立賢妃夏氏為皇后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為妃生鄧王愔慶王愷恭王惇邵王恪而薨素州宜春人夏協有女竒之以資納于宮中為吳太后閣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為后協既納女資匱歸客束之僧舍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閣門祇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為動他日后親為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

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丁丑地震 辛巳升洪州為隆興府 詔江淮軍馬調發應援從都督府取旨餘悉以聞 是月召朱熹至入對垂拱殿其一言陛下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其二言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未言古先聖王所以攘外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

在紀綱願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
者為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 盧仲
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
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
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
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十一月己丑仲賢還以書奏帝
大悔之 庚寅太白經天

考異宋史不書今據
金史世宗紀書之

庚子

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

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雅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幾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

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
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 丙午張栻奏盧仲賢辱國
無狀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 陳康伯等言金人
求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
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
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
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
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

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
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于
已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
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
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
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
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
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

況于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 庚戌金百
官請上尊號金主不許詔中都平州及饑荒地并經契
丹剽掠有質妻賣子者官為收贖 癸丑以胡昉楊由
義為使金通問國信所審議官 金罷貢金線段足 十
二月己未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陳康伯罷 乙丑張浚
入見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
詔王之望待命境上令胡昉等先往諭金帥以四州不
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 戊

辰除朱熹為武學博士時湯思退等主和議近習曾覲龍
大淵用事熹三劄所陳不出前所上封事之意而語益剴
切皆不悅故除是職尋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丁丑以湯
思退為尚書左僕射張浚為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 金主獵于近
郊以所獲薦山陵自是歲以為常 壬午西南方有白氣
除胡銓為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時金將富察圖們大周
仁蕭琦降並為節度使銓言受降自古所難六朝乔得河

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卒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卒為中國患今金三大將內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於湖廣以絕後患永康陳亮才氣超邁喜談兵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周葵知婺州與亮相論奇難之曰他日國士也延為上客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徧交豪俊盡其議論時與金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上

中興五論不報 是歲以兩浙大水旱蝗江東大水悉蠲其賦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主謂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於國何乃無嗣皆未知所對金主曰朕嘗聞宗翰在西京坑殺勾者千人得非其報耶 癸巳金百官再請上尊號金主不許 丁酉金主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大雪詔扈從人舍民家者人日支錢一百與其主 丙午金布薩忠義復以書來 辛亥金主獲頭鵝遣使薦山陵

自是歲以為常 甲寅白氣亘天 是月福建諸州地震 二月丁巳金免安州今年賦役凡扈從人嘗止其家者亦復一年庚午還中都 丙子減文武官及百司吏郊賜之半 丁丑雨雹及雪 庚辰金以北京粟價踴貴詔免今年課 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既而布薩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三

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江淮王之望等以幣還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

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洲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墮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吏部郎龔茂良言于浚曰本朝禦敵景德之勝

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
靖康之疑浚深然之 丁亥詔荆襄川陝帥臣嚴備毋
先事妄舉 盧仲賢除名械送柳州編管 庚子金中
都地震 壬寅詔知光州皇甫倜毋招納歸正人 金
百官三請上尊號不許 夏四月庚申召張浚還朝 戊
辰罷江淮都督府 甲戌金出宮女二十一人 丁丑
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浚罷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
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

為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癸未言者論宰執徇欺之弊命書寘政事堂五月丙申詔吳璘毋招納歸正人辛丑詔劉寶量度泗州輕重取舍

以聞 貶江西總管邵宏淵南安軍安置仍徵其盜用庫錢 癸卯金以旱敕有司審冤獄禁宮中音樂放毬場役夫 乙巳率羣臣詣德壽宮賀天申節始用樂

壬子金討平窩斡餘黨富色克雲 六月甲寅朔日有食

之 辛酉以淫雨詔州縣理滯囚 庚午金初定五嶽

四瀆禮 戊辰太白晝見 壬申命虞允文棄唐鄧允

文不奉詔 庚辰金詔陝西元帥府議入蜀利害以聞

丁丑振江東兩淮被水貧民 秋七月乙酉召虞允

文還以戶部尚書韓仲通為湖北京西制置使 丁亥
同知樞密院事洪遵罷尋落職 壬辰金故衛王襄妃
及其子和尚以妖妄誅 庚子太白經天 詔内外文
武官年七十不請致仕者遇郊毋得蔭補 乙巳命海
泗二州撤戍 丁未雨雹 癸丑以江東浙西大水詔
廷臣言闕政急務 八月甲寅朔帝以災異避殿減膳
壬申金主謂宰臣曰卿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
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庚辰以資政殿大學士賀允中知樞密院事 辛巳
判福州魏國公張浚卒初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
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
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
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
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
就道不敢以老疾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
然行次餘千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

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
衡山下足矣數日而卒贈太保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
幕官徧行邊壘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戎將握手飲酒
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
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
二帝北行皇族係累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
不主和議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為名
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

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為名將唯以吳玠故殺曲端
與李綱趙鼎不協而又詆之頗為時論所少 壬午湯
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
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
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
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陞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
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 兵部侍郎胡銓
上書以賑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其諫議和之言曰自

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金之不可
與和彰彰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請為陛下
極言之真宗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
勿與契丹講和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
始悔不用文靖之言可弔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
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一與敵和則中原絕望後悔
何及可弔二也海泗今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
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

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不可
安可弔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秦檜建議遣大臣分
往南京交割歸地一旦叛盟遂下親征之詔金復請和
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卒有逆亮之變
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
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可弔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
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一切遣還如程師回
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人與

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不肯但已必別起釁端可弔
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奉金人迄今府
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
今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可弔六也今日養兵之
外又有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覲私覲之外又有正旦
生辰之使正旦生辰之外又有泛使生民疲於奔命帑
廩涸於將迎可弔七也側聞金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
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

竊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
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強敵橫
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
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
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可弔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
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
不已必至銜壁銜壁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
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可弔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

夫尚可得乎可弔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陛下毅然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

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太學正興國王質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于康伯不遽黜逐而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

稱則陛下之意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不成浚
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
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之在
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所以為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於
戰戰乃所以為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所以
為守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今陛下之心志未
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
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

來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
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割鴻溝之意臣今為陛下謀會
三者為一天下惡有不定哉上心以其言為然而忌者
共排之以為年少好異遂罷去 內侍李珂卒贈節度
使諡靖恭右正言龔茂良諫曰中興賢相如趙鼎勲臣
如韓世忠皆未有諡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
今施於珂為可惜九月甲申罷珂賜諡 己丑金主謂
宰臣曰北京懿州臨潢等路嘗經契丹寇掠平薊二州

近復蝗旱百姓艱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為奴
朕甚閔之可速遣使閱實其數出內庫物贖之時江
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園田堙塞流水命諸州守臣按
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知宣州許尹知秀州姚憲
知常州劉唐稽並乞開圍田濬港瀆甲午詔湖州委朱
夏卿秀州委魯愔平江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軍委葉
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乙未金主如鷹房主
者以鷹隼置內省堂上金主怒曰此宰相廳事宜置鷹

隼處耶痛責其人俾置他所 丁酉詔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賊罪抵死除籍沒家財外依祖宗舊制決配

辛丑以王之望參知政事即軍中拜之 以久雨出內

庫白金四十萬兩和糴以賑貧民尋又詔發江西義倉米二十萬石濟之 壬寅建康諸軍都統制兼淮西招

撫使王彥帥師濟江屯昭關 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

淮東西路軍馬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

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
存中為同都督錢端禮吳芾並為都督府參贊軍事罷
宣諭司仍易國書以付魏杞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二十二

起開禧元年十月盡著
雍困敦九月凡四年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隆興二年冬十月丁卯知樞密院事賀允中致仕庚
午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

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 庚戌蠲京西湖北運糧所經州縣秋稅之半

辛巳金兵分道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布薩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

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赫舍哩志寧分兵
自清河口以犯楚州時知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
口金人乘間以舟載鎧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
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
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都統制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
至是寶遂棄城遁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率衆
拒戰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圖克坦克寧帥生兵
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

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又陷濠州王彥棄昭關遁滁州亦陷 戊子以金人侵擾詔郊祀改用明年 湯思退罷都督召陳康伯 己丑金封皇子永功為鄭王 庚寅命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尚書左僕射平章事湯思退罷言者復論其急於和好之成自壞邊

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水櫃不推
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詔落職永州居住湯
思退既罷周葵實行相事聞諸生欲相率伏闕者奏以
黃榜禁之畧曰靖康軍興有不逞之徒鼓倡諸生伏闕
上書幾至生變若蹈前轍為首者重寘典憲餘人編配
甲午榜出物論譁然於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
書論湯思退及王之望尹檣奸邪誤國鈞致敵人之罪
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

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
黃中龔茂良張栻劉夙查籛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
聞之憂悸而卒思退與張浚同相始終不合浚以雪耻
復讐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口實更勝迭負思退
之計訖行然終以不免 丙申遣國信所大通事王忬
持周葵書如金帥府請正皇帝號為叔侄之國易歲貢
為歲幣減十萬割商秦地歸被俘人唯叛亡者不與誓
目大畧與紹興同 丁酉詔擇日視師 戊申以陳康

伯復為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 庚子贈魏勝

寧國軍節度使諡忠壯 辛丑兵部尚書錢端禮賜出

身簽書樞密院事 金尚書省火 壬寅以顯謨閣學

士虞允文同簽書樞密院事 詔侍從兩省官日一至都堂

議事有關臺諫者亦聽會議 己酉劉寶落節鉞為武

泰軍承宣使王彥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陳康伯

力疾詣闕閏月甲寅入見詔康伯間月一朝肩輿至殿

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 丙辰參知政事周葵罷 壬

戊兵部侍郎胡銓右諫議大夫尹穡並罷銓穡受詔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濠滁皆陷唯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李寶預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犄角會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鉞鉞冰士皆用命金人乃退銓穡皆挈家以行為言者所劾遂與祠乙亥參知政事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

之楊存中不敢渡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
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至是帝以金人且退詔督府擇
利擊之時之望視師江上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
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
罷 丙子以王抃為奉使大金通問國信所參議官持
陳康伯報書以行丁丑金遣張恭愈來迓使者 十二
月戊子魏杞始自鎮江渡淮 詔郊祀大禮遵至道典
故改用來年正月一日上幸 辛卯以錢端禮參知政

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禮部尚書王剛中簽書樞密院事丙申制曰比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幾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雜犯死罪情輕者減等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

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殊失國體 遣洪适等賀金主生辰 乙亥雨雹 己酉朝獻景靈宮庚戌朝饗太廟 是歲金大有年斷苑罪十有七人

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改元丁巳淮西安撫使韓璉勒停賀州編管以部將孔福頓遇棄城逃避故也福伏誅遇刺配吉陽軍牢城 辛酉召楊存中還 通問使魏杞賫國書至金書不稱大

稱姪宋皇帝稱名再拜奉書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金主受其書詔中外命元帥府諸新舊軍以六萬人留戍餘並放還以歲幣徧賞諸軍 丁卯以王抃使金有勞進五官 庚午西北方有白氣 詔館職更迭補外 癸酉蠲沿邊殘破州軍官賦一年 甲戌貶劉寶瓊州安置 乙亥罷兩淮招撫司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召提舉太平興國宮陳俊卿入對帝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且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少有

過差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帝然其言除吏部
侍郎同修國史 二月庚辰朔朝德壽宮從太上皇太
上皇后如四聖觀帝躬扶上皇上馬都人歡呼以為所
未嘗見 庚寅雨雹 壬寅金罷納粟補官令 丁未
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陳康伯卒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
明斷帝禮遇優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嘗謂輔臣曰康伯
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
作輿至第不起贈太師諡文恭御書旌忠顯德之碑表

其墓慶元初配饗孝宗廟庭改諡文正 三月甲寅
太白晝見 庚申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
密院事 命淮西湖北荆襄帥臣措置屯田復置權場
癸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卒諡莊定 戊辰白氣
亘天 壬申金羣臣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德聖孝皇
帝 乙亥太白經天 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
等入見始稱上為宋皇帝 癸卯金西京留守壽王京
以謀反安置嵐州京本名呼魯妻公壽嘗召日者孫邦

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
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然則所官何為邦榮察其
意乃詐為圖識作詩中有鶻魯為之語以獻於京京曰
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再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
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實格妄
作謠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公壽具知其事至是
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外郎完顏烏庫
楚往鞠之京等皆疑伏獄成還奏金主曰海陵無道使

光英在朕亦保全之況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土田詔諭京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剪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為親密汝亦自知之何為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 吳璘入見五月庚戌以璘為太傅封新安郡王尋改判興安府 丙辰詔有司治皇后家廟 丙子遣李若川等使金賀上尊號 宜章縣盜李

金等復作亂朝廷憂之以劉珙為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兵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珙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珙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

第上諸將功狀有差帝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
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
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
勉副朕意 六月癸未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卒諡恭
簡剛中在成都時以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
淤澱因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
柱州人指曰此王公之甘棠也建炎初詔階成岷鳳四
州刺壯丁為兵剛中奏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

谷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送數百里者由布衣至公卿
無他嗜好公退以讀書著文為樂 丙戌以翰林學士
洪适僉書樞密院事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
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辛卯以武經
郎令德為安定郡王 壬辰淮南轉運判官姚岳言境
內飛蝗自死仍封死蝗以進帝曰岳敢以為嘉祥更欲
錄付史館可降一官放罷為中外佞邪之戒 甲辰罷
湖北京西制置司 丙午金中都地震雨毛秋七月戊

申朔中都地復震 金罷陝西都統府徙陝西元帥府
于河中 庚戌知池州魯訐奏境內竹生穗實如米飢
民採食之仍圖其狀以獻臣僚言民採竹實而食迫切
甚矣訐顧以為異事不謂之姦諛不可也其罪與姚岳
同科望賜罷黜從之 辛亥詔知州年七十以上者與
宮觀 癸丑輔臣晚對選德殿御坐後有大屏記注諸
路監司郡守姓名因令都堂視此書之 己未鑄當二
錢 己巳蠲闕外四州民今年租稅及湖南賊蹂郡縣

夏稅 八月己卯金主宿州防禦使烏凌噶喇薩坐與

宋李世輔交通伏誅 乙酉立鄧王懋為皇太子大赦

丁亥參知政事虞允文罷金使完顏仲來有所議偃
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
玉帶事連允文為御史章服所論奉祠西歸 己丑以

洪适參知政事吏部侍郎葉顥僉書樞密院事 癸巳

參知政事錢端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闖之甚
急鄧王懋夫人端禮女也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

不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端禮遣人密告陳俊卿言已即相當引共政俊卿叱之翌日進讀寶訓因言本朝家法戚屬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及王立為太子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戊戌吏部侍郎章服以論虞允文阿附謫汀州居住 九月立廣國夫人錢氏為皇太子妃 丁卯升鼎州為常德府 甲戌以端明殿學士汪澈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

丁丑朔金地震 戊子歸正人右通直郎劉蘊古坐以
軍罷法式送北境伏誅 十一月辛亥招收兩淮流散
忠義人 丙寅白氣亘天 癸酉金中都大霧晝晦

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
汪澈為樞密使 庚寅以葉顥參知政事近習梁俊彥
請稅江淮沙田蘆場以助軍餉帝以問顥顥對曰蘆場
臣未之詳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
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其田未可以為常也辛

已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帝大悟
即詔罷之顓退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
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以塞責俊
彥惶恐免冠謝始釋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省六合戍兵以所墾田給還復業之
民 庚午金敕有司宮中張設毋以塗金為飾 二月
丁丑罷盱眙屯田 丁亥金左丞相沂國公布薩忠義
卒金主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命參知政事唐古安禮

護其喪事葬祭俱從優厚官為給之謚武莊忠義謙以
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
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由外戚兼任將相能以功
名終 三月戊午詔縣令非兩任母除監察御史非任
守臣母除郎官著為令 丁卯賜禮部進士蕭國梁以
下四百九十三人及第出身榜首本趙汝愚以故事降
居第二 辛未尚書右僕射平章事洪适罷适以文學
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

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适引咎乞罷帝從之 癸酉
以給事中權吏部尚書魏杞同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
庚辰詔兩浙漕臣王炎開平江湖秀園田甲申太白晝
見 乙未樞密使汪澈罷澈在政府帝密訪人材澈薦
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耳
其自奉清約賤貴弗渝 五月戊申金主如華嚴寺觀
故遼諸主銅像詔主僧謹視之 庚戌參知政事葉顥
罷以魏杞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林安宅同知樞密院

事中書舍人蔣芾僉書樞密院事 癸丑禁浙西修築

園田罷修建康行宮太白晝見經天 六月甲戌罷兩

浙路提舉市舶司 戊寅詔制科權罷注疏出題守臣

監司亦許解送 庚辰封皇孫挺為榮國公 知秀州

孫大雅代還言州有柘湖澱山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

可入于江東南可達於海傍海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

利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害及傍海

之田若於諸港浦置牐啟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

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丁戶出力於農隙修治之于是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誵與守臣視之誵尋與秀州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亭縣張涇牘并澉山東北通陂塘港淺處俟今年十一月興修常州江陰軍蔡涇牘及申港明年春興修利港俟休役一年興修平江府姑緩之八月丙戌同知樞密院事林安宅罷初安宅為御史請兩淮行鐵錢葉顥力言不可安宅忿然既入樞府乃劾顥予受宣州富人錢百萬御

史王伯庠亦論之顓乞下吏辯明及顓罷參樞帝下其事于臨安府命臨安尹王炎親鞠置對無跡帝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官仍貶安宅筠州安置召顓赴闕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 丁亥温州大水 丙申升宣州為寧國府 九月甲辰上元知縣李允升犯賊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貲建康守臣王佐坐縱允升貶建昌軍居住其薦舉及失按者並奪官 辛亥遣官按視温州水災賑被災貧民 金澤州刺史劉德

金史卷一百二十二
裕等以盜用官錢伏誅 癸丑金右丞相宗憲卒 乙

卯詔改造大厯 辛酉追封皇子恪為郡王諡悼肅

魏杞上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帝紀太上皇聖政 冬十月

甲申金免雄莫等州今年租 辛卯雨雹 十一月以

陳俊卿為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又將游獵白石

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

為戒帝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 丙午太師致

仕楊存中卒追封和王諡武恭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太

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過
帝以為上皇舊臣尤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祖宗閔
父震及母張皆死難存中既顯請於朝宗閔諡忠介震
諡忠毅賜廟曰顯忠報忠又以家廟祭器為請遂許祭
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
間闕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所用將士專以
材勇選不私部曲之舊李顯忠以罪斥存中奏為統制
官後為名將存中鬚髯如戟人以其善逢迎無丈夫氣

號曰髯閣又嘗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營居鳳山十年而就世頗以為譏金主謂宰臣曰朝官當慎選其人庶可激勵其餘若不當則起覬覦之心卿等必知人才優劣舉實才用之壬子詔修祥曦殿記注甲子大開戊辰築郢州城是月詔汰冗兵從步軍帥陳敏言也十二月庚午朔白氣亘天甲戌金詔有司每月朔望及上七日毋奏刑名己卯以資政殿學士葉顯知樞密院事辛巳詔免進呈欽宗日歷送國史院

修纂實錄 甲申以葉顥為尚書左僕射魏杞為右僕

射並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吏部尚書陳俊
卿同知樞密院事顥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
陳之茂芮煜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帝嘉納之
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
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
不用顥曰誠如聖諭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
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帝問為誰顥以龍大淵對

時大淵與曾覲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多出其門俊卿與大淵等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等納謁亦謝不接

庚寅詔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癸巳詔監司守臣舉薦吏甲午金泰州民和卓謀反伏誅是歲裁定內外軍額

三年春正月甲辰詔廷尉大理官毋以獄情白宰相執探

刺旨意為輕重 壬子金主御大安殿受尊號冊寶禮
癸丑大赦 二月癸酉出龍大淵為江東總管魯覲為
淮西副總管大淵覲有寵劉度張震張燾周必大皆以
論列兩人去位侍御史周操章十五上不報自是兩人
勢張甚朝士寡恥者潛附麗之時又有內侍押班梁珂
者與大淵覲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言龔茂良入
對言兩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一政事進退一人
才必掠美自歸謂為已力或時有少過昌言於外謂嘗

爭之而不見聽羣臣章疏留中未出間得窺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否若夫交通賄賂干求差遣特其小者耳願特出威斷並行罷去帝諭茂良以兩人皆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諍杜門不出未嘗與外事翼日茂良再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奸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為奸邪也今大淵覲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稱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茂良出知建寧府一日起

居舍人洪邁過陳俊卿曰聞鄭聞將除右史邁當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兩人告俊卿即以語葉顥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質於帝前曰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密伺聖意而播之於外以竊弄威福之權也帝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為卿斥逐俊卿歸未及門已有旨出兩人於外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覲福建 辛巳以端明殿學士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癸未雨雹 甲申

為知陳州陳亨祖立廟於光州賜名愍忠尋改亨祖曰
愍節 戊戌直祕閣前廣東提刑石敦義犯賊刺配柳
州籍其家 三月壬戌皇伯母秀王夫人張氏卒夏四
月癸酉帝為成服於後苑 丁丑合利州東西路為一

五月葉顥等上三祖下仙源積慶圖及太宗真宗玉
牒哲宗寶訓 丙午金大興府奏獄空詔賜錢三百貫
為宴樂之用以勞之 甲寅太傅新安郡王吳璘卒贈
太師追封信王諡武順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讀史曉

大義代兄玠守蜀踰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臏三馱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蕃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尅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步軍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左右肋

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存乎臨機知
兵者取焉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
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
之心怠矣及病篤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
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 壬戌大
減三衙官屬 六月辛酉復分利州為東西路 癸酉
金命地衣用龍文者罷之 甲戌以虞允文為資政殿
大學士四川宣撫使時吳璘卒議擇代帝以命允文曰

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濶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 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預

戊寅復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充四川宣撫使帝親書九事戒之 辛卯皇后夏氏崩諡安恭 泉州水灾

秋七月乙巳皇太子愔卒諡莊文東宮醫官杜揖除名昭州編管尋改瓊州 戊申金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 閏月戊辰金進封越王永中為許王鄭王永

功為隨王封皇子永成為藩王 癸酉權攢安恭皇后

於修吉寺 丁亥鎮江都統制戚方落節鉞信州居住

八月丁酉內侍陳瑜李宗回坐交給戚方受賂瑜決

杖黥面配循州宗回除名筠州編管責方潭州安置籍

所盜庫金犒軍 丁巳蠲光濠廬三州壽春府賦一年

九月己巳金詔賊吏雖會赦非特旨不叙 庚辰金

地震戊子太白晝見 冬十月乙未朔金主謂侍臣曰

近聞朕所幸郡邑曾宴寢堂宇後皆避之此甚無謂可

宣諭令仍舊居止 戊戌修真州城 丁巳金主謂宰
臣曰近聞蠡州同知伊喇延壽在官汙濫問其出身乃
正隆時鷹房子如鷹房廚人之類可典城牧民耶自今
如此局分勿授臨民職任 辛酉金主敕有司於東宮
涼樓前增建殿位參知政事孟浩諫曰皇太子雖為儲
貳宜示以儉德不當與至尊宮室相侔乃罷之 乙丑
朔金主謂宰臣曰聞縣令多非其人其令吏部考察善
惡明加黜陟 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戊辰雷 癸酉尚書左僕射平章事葉顒以帝親郊
而雷引漢故事上印綬罷相奉祠右僕射平章事魏杞
亦罷 是日以陳俊卿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劉珙同知
樞密院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
言陛下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
窺況彼懼其言之不副則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姓
將有受其害者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俊卿奏二
人皆賢其去可惜劾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

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
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珙初為翰林學士言
於帝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
所以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
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
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至是薦張栻汪應辰陳
良翰學行才能且言栻曉暢軍務願亟召用帝可其奏
丁丑以雷發非時詔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

十二月戊戌金布薩通為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人
出為肇州防禦使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
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
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
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是歲兩浙水江東西湖南北
路蝗四川旱振之

四年春正月乙丑金主謂宰臣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
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

容卿等致位公相正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
為今日之幸後世以為何如羣臣皆稱萬歲 戊辰籍
荆南義勇民兵增給衣甲遇農隙日番教 辛未金主
謂秘書監伊喇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惟
孝文務為純儉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宮
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
子生日及歲元飲酒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
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

公之官其惑深矣 壬午奪秦塤秦堪郊恩蔭補 癸

未雨雹 壬辰提舉太平興國宮葉顥卒諡正簡顥為

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自初

仕歷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二月甲午朔金

制子為改嫁母服喪三年 己亥以參知政事蔣芾為

尚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制國用使庚子詔芾常

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乙巳賜王炎出身僉書樞密

院事 癸丑五星皆見 乙卯雪雨雹 三月戊寅詔

贈果州團練使韓崇岳立廟賜名忠勇宣州觀察使朱
勇立廟賜名忠節 己丑四方霧下若塵 夏四月己
酉追封韓世忠為蘄王 甲寅蔣芾等上欽宗帝紀實
錄 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著續通鑑長編自建
隆元年至治平四年閏三月凡一百八卷 丁巳詔太
史局參用新舊歷 戊午詔販牛過淮者論如興販軍
須之罪 崇安縣饑值浦城盜發人情大震朱熹請於
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藉以生及冬有年民

願償粟於官知府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五月甲子金北望淀大震風雨雹廣十里長六十里詔戶工兩部自今宮中之飾並勿用黃金太白晝見 以邛州安仁縣荒旱失於蠲放致饑民擾亂守貳縣令降罷追停有差甲申諡趙鼎曰忠簡 丙戌行乾道新歷帝以近世歷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歷比舊特彼善于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 是月夏國相楚王任得敬遣間使至四川宣撫司約發兵

攻西番虞允文報以蠟書

考異宋史夏國傳以為軌道三年五月事按虞允文以三

年五月始除四川宣撫使恐未能即以是月赴任傳誤今並從孝宗紀得敬紀作敬德今從夏國傳及陳桱通

鑑續編

六月辛卯朔太白晝見經天

辛丑五星皆見

浙東總管龍大淵死曾覲尚在福建帝憐之因召覲

覲至帝欲留之劉珙諫曰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引

以自近使得預聞政事進退人材懼非所以增聖德整

朝綱也陳俊卿亦曰自二人出天下大快今復留之恐

失衆望帝乃止丁巳召興化軍布衣林豸赴闕不至

授迪功郎本軍教授 戊午尚書右僕射平章事蔣芾
以母喪去位 是月金河決李固渡水入曹州 秋七
月壬戌召建寧處士魏掞之赴闕掞之師胡憲與朱熹
遊諸司薦其學行被召辭不獲以布衣入見帝曰治道
以何為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和正為要因極陳當
世之務勸帝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帝
嘉納之賜掞之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
掞之請黜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顥兄弟使從食不

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其次猶當使之通習
世務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何裨實用其諸政事有係
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止臺諫侍從不敢言者無
不抗章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求去罷為台州教授
癸亥徽州大水 甲子金制盜羣牧馬者死告者給
錢三百貫 戊辰金主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等曰朕
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廉能之
吏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具姓名以聞 辛未衢州

大水先是知州王悅視民如子方春乏食悅發廩勸分百姓不知失所自中夏缺雨悅竭誠祈禱絕不如葷早晚一粥凡月餘日題壁間云乞為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壽竟以是致疾卒百姓巷哭即為立祠于徐偃王廟其喪出城號慟振野事聞贈悅直龍圖閣是月任得敬復遣間使至四川宣撫使夏人獲其帛書傳至金人八月己亥五星皆見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陳俊卿言琪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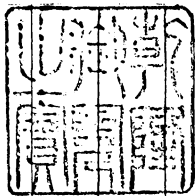
兵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其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而帝實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詐傳上旨非小故因奏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將何所不為丁未降琪三官放罷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奏言張方王琪事聖斷以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

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為宮禁細微事
臣等出納陛下命令耳凡奏審皆取決陛下非臣等敢
專之況此時申嚴舊制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
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翌日面對帝色甚溫曰朕
豈以小人之言疑卿等耶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劉珙
罷珙與陳俊卿奏罷珙爭辯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
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曰前日奏劉
臣實草定以為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珙之除

臣未敢奉詔明日復前申請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容納
諫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
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旨為持祿固位之計非國
之福也帝色悔久之又奏言珙正直有才畧肯任怨臣
所不及願且留之帝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珙
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帝然之乃以珙為
江西安撫使俊卿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
帝手札留之俊卿請益堅上不許且曰卿雖百請朕必

不從珙入辭猶以六事為獻帝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
材美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九月辛酉金主諭右丞
相琚參知政事孟浩曰聞蔚州採地輩役夫數百千人
朕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
稟奏仍令附冊庚午限品官子孫名田癸酉金主
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
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避忌也辛巳金
主謂御史大夫李石曰臺憲固在分別邪正然内外百

司豈謂無人惟見卿等劾人之罪不聞舉善自今宜令
監察御史分路刺舉善惡以聞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檢討

臣

德生

編修

臣

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鈴

校對官主事

臣

陳墉

謄錄監生

臣

蔣式增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二十三

起著雍困敦十月盡玄默執徐十二月凡四年有三月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乾道四年冬十月甲午禁歸正人藏匿金人者 乙未

臣僚言天下之事必歷而後知試而後見為縣令者必

為丞簿為郡守者必為通判為監司者必為郡守皆有
等差自今職事官必任滿方許求外未歷親民任使即
未得擬州郡且授通判詔從之 金命圖畫功臣於太
祖廟其未立碑者立之 金主謂輔臣曰海陵時修起
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而詳錄之孟浩
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
此 庚子起復蔣芾為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為右僕
射並平章事兼樞密使制國用使芾乞終喪許之 甲

辰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為
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 十一
月癸未封岳陽軍節度使居廣為永陽郡王 十二月
以彭州守臣梁介修復三縣一十餘堰灌溉之利及於
鄰邦詔介直秘閣 是歲金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
分流於單州之境 西遼承天太后富森勒與圖嚕卜
弟博果濟錫勒通出圖嚕卜為東平王而殺之圖嚕卜
之父額哩埒以兵問罪殺富森勒及博果濟錫勒迎仁

宗次子珠勒呼立之改元天禧

五年春正月辛酉金主與宣徽使敬嗣輝秘書監伊喇
子敬論古今事因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
徒傷生耳朕雖處至尊每當食常思貧民饑餒猶在已
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如海陵以張仲軻為
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一事非正不
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哉 甲戌措置兩淮屯
田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

調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之計
仍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
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
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
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
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
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
為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衆

論所持中止 戊寅金契丹部布實拉等謀叛伏誅

丙戌金制漢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闋歸宗以禮續婚者
聽 是月金遣都水監梁肅往視決河統軍使宗室宗
叙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
曹單雖被其患而兩州本以水利為生所害農田無幾
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又卒難成功縱能塞之
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又沿
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為邊患

而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為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于李固渡南築隄以防決溢為便金主從之 二月乙未命楚州兵馬鈐轄羊滋專一措置沿淮海盜賊先是海州人時旺聚衆數千來請命旺尋為金人所獲其徒渡淮而南者甚衆故命滋彈壓之丙申金改葬漢燕二王于城東 戊戌贈張浚太師謚忠獻 庚子金以中都等路水免稅又以曹單二州

被水尤甚給復一年 壬寅以給事中梁克家僉書樞

密院事

甲辰以王炎參知政事

丙午雨雹

辛亥

詔自今詔令未經兩省讀者毋輒行給舍駁正毋連銜
同奏 甲寅金詔女真人與諸色人公事相關止就女

真理問

三月丁巳朔詔趣修廬和二州城

丁卯金

尚書省定網捕走獸法或至徒金主曰以禽獸之故而
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豈朕意哉自今有犯
可杖而釋之 乙亥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

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 丙子賜禮部進士鄭僑以下三百九十二人及第出身是科得陸九齡楊簡沈渙彭龜年黃裳 辛巳金以大名路諸猛安民戶艱食遣使發倉廩減價出之 壬午賜洛陽郭雍號冲晦處士雍忠孝之子也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於朝被召不起乃賜號帝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 夏四

月己丑金主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亦既顯達即徇默苟容為自安計朕甚不取宜宣諭百官使知朕意 壬辰以梁克家兼參知政事 庚戌修襄陽府城 辛亥賑恤衢婺饒信四州流民 五月戊辰金尚書省奏越王永中隋王永功二府有所興造發役夫金主曰朕見宮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勞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從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姓爾等但以例為請海陵橫役無度可

盡為例耶自今在都浮役久為例者仍舊餘並官給傭
直重者奏聞 己巳帝以親弧矢弦斷傷目不視朝

金牒取俘獲人王抃議盡遣時旺餘黨陳俊卿持不可
帝然之 六月庚寅太白晝見 金冀州張和等謀反

伏誅 戊戌帝始御便殿陳俊卿密疏曰陛下憂勤恭
儉清靜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得免者一切屏絕顧於
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蓋
神武之畧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士

氣耳陛下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材以
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
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疊於千萬里之
遠尚何用區區馳射為哉又曰唐太宗臂鷹將獵見魏
徵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李絳而不行臣人微望輕
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於外今誅將
及身而後乃言亦何補於既往之咎又曰弓矢之技人
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況球鞠之戲本無

益於用武而激射之虞銜牒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間
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蓋天
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也陛下試
以弦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踴擊逐之間
無所蹉跌蓋亦幸矣豈不為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
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
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己厲
行一以太祖為法 己酉以虞允文為樞密使 秋七

月乙卯朔金罷東北路採珠 乙丑以福建副總管曾
覲為浙東總管覲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
管處之臺臣疏論不報太學錄魏掞之亟上封事論列
且見俊卿切責之掞之出教授台州時覲至龍山已久
伺掞之去然後入國門會虞允文自蜀還與俊卿同奏
覲不可留帝曰然留則累朕遂除浙東總管 八月甲

申朔日有食之 己丑以陳俊卿為尚書左僕射虞允
文為右僕射並平章事兼樞密使制國用使俊卿以用

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于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九月甲子詔侍從臺諫集議欽宗配饗功臣 命許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集歸正忠義人耕墾官田 冬十月丁亥金詔宗廟之祭以鹿代牛著為令 戊子賑溫台二州被水貧民以守臣監司失

職降責有差 十一月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神
勁軍 丙寅為岳飛立廟于鄂州賜名忠烈 己巳太
白晝見 十二月丙戌金詔賑臨潢泰州山東東路河
北東路諸猛安民 丁酉復李顯忠威武軍節度使

六年春正月乙卯修楚州城朝議欲戍清河口左驍衛
上將軍陳敏上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
潛渡今欲守其地宜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為南北襟喉
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

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唯楚州運河耳北人舟
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
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鵲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
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兩淮司命願朝
廷留意遂使敏修之而移守焉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
新號為銀鑄城 甲子金主命宮中元宵毋得張燈
禮部侍郎致仕黃中年七十餘帝思之召赴闕引對中
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讎固非久安之計

言戰者復為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帝皆聽納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在禮部論止天申錫宴作樂事中去踰年卒用之是年又將錫宴中奏申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日無欽宗梓宮遠在沙漠臣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如魯告朔之餼羊耳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而盡陛下將何以責天下之臣子效忠孝于君

親哉中知無不言嘗陳十要道以為用人而不自用以
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
懲貪吏陳方畧考兵籍未滿歲即告病而歸 乙丑增

築豐儲倉

二月甲午金安化軍節度使圖克坦子溫副

使老君努以贓罪伏誅

戊申金主謂近臣曰護衛他

日皆治民之官其令教以讀書

魯覲除浙東總管月

餘帝復以墨詔進覲一官為觀察使中書舍人繳還以
為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帝不聽陳俊卿曰不爾亦須

有名會汪大猷為賀金正旦使俾覲副之比還進一官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閤門吏趣覲朝辭覲怏怏而去

考異宋史孝宗紀是年二月庚戌以曾覲為福州觀察使按建炎朝野雜記乾道五年七月丁丑覲除浙東總管又月餘上復以墨詔進覲一官為觀察使十月十六日覲朝見副汪仲嘉使金賀正旦六年二月庚戌進一官而竟申浙東之命仲嘉大猷字也宋史佞幸傳亦云使還進一秩竟申浙東之命蓋覲雖進一官為觀察使而仍赴浙東總管之任紀云為福州觀察使誤也今從朝野雜記及佞幸傳三月乙卯裁

減樞密院吏額一百十有四人司馬伋等賀生辰至

金丙辰金主命護衛中善射者與宋使宴射伋等中五

十護衛纔中其七金主謂左右將軍曰護衛十年出為五品職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輕矣豈徒令飽食安卧而已弓矢未習將焉用之 乙丑以晁公武王炎不協罷四川制置司歸宣撫司 庚午金主謂尚書左丞石琚

曰女真人徑居達要不知閭閻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陳 甲戌裁減三省

吏額七十人 己卯詔兩淮州縣官以繁簡易其任

復置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以新知成

都府史正志為之 夏四月戊戌吏部尚書汪應辰罷
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立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
目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
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
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時賜發運使史
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
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之應辰家也 五月甲
寅裁減六部吏額百五十人其餘百司三衙以是為差

已未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
會要 已巳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陳俊卿罷初樞密承
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于虞允
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其敕說惶恐來謝允文
亦媿為之請俊卿竟不與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
為請俊卿以為不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
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計萬全俟一
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

鄉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 丁丑知

潮州曾造犯賊命南雄州編管籍其家 戊寅詔給舍

臺諫言事 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乃

仁孝外祖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

志誣殺宗親大臣仁孝不能制是歲分西南路及靈州

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庚辰上表于金為得敬求封

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

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

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
于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
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
自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
遣使以詢爾得敬懼仁孝乃謀誅之 召辛棄疾入對
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
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并應
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

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 閏月戊子
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
書禮初紹興要盟之日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
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
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
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
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
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

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
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啟釁不執則戮臣已立
後為不還計帝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噉雪
餐糴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
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遣使乃啟釁之端萬一
敵騎犯邊則民力困于供輸州郡疲于調發兵聯禍結
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
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

驚奔孰可伏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
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
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
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令又無
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況止求陵寢地在
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于相戲凡此二端皆是
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奏入忤
旨詔以良祐妄興異論不忠不孝貶筠州居住尋移

信州 癸巳以梁克家參知政事 壬寅以江東漕臣

黃石不親按行水災州郡降二官 甲辰資政殿學士

提舉洞霄宮辛次膺卒謚穆次膺以禮自防雖崎嶇亂

離貧不自聊而一介不妄受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

絲毫挂吏議為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

戊申復置武臣提刑 六月壬子申嚴卿監郎官更迭

補外之制 是月榮國公挺自東宮出居外第 起居

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

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于彼則于大義已為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為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揆其心意或者亦見我未有

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
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
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
將練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為一事務治其實而不
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
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秋七月壬午金主秋獵
放圍場役夫詔扈從糧食並從官給縱畜牧蹂踐禾稼
者杖之仍償其直 是月太史奏木火合宿主冊太子

當有赦 八月庚戌虞允文請蚤建太子帝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心易驕即自縱逸不勤于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歷練庶務通知古今庶毋後悔耳 夏任得敬以謀篡伏誅 是月虞允文上乾道敕令格式 九月壬辰賜蘇軾謚文忠 是月范成大自金還初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

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于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于是二事皆無成功帝知成大忠懇有大用意冬十月辛未金主謂宰

臣曰朕凡論事有未能深究其利害者卿等宜悉心論列無為面從而退有後言也 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詔以雄為中書舍人知烏程縣余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驚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驚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

于齊晉教習之士益衆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
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
于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察時
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
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
困于三國之攻而漢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
患而伐之若吳夫差牽于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
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

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威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為無不如志帝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

是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覲而自立皓覲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曰讓國難事也必皓篡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詳問後皓復以覲表來言父遺訓傳位于皓金主乃封之十一月乙未召浙東總管魯覲提

舉佑神觀 丁酉加上德壽宮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
體道太上皇帝壽聖明慈太上皇后 是月遣趙雄如
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 十二月戊
申大閱 癸酉罷發運司 以史正志奏課不實責永
州安置 是歲南雄州民家豕生數豚首各具他獸形
有類人者 西安縣官塘有物雞首人身高丈餘晝見
于野 兩浙江東西福建水旱

七年春正月丁丑金封皇子永升為徐王永蹈為滕王

永濟為薛王 壬午金詔職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不
拘官品並給俸祿之半 癸未帝諭輔臣曰本朝家法
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大讐未復日不遑暇
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為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到宮排
徊周覽為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 庚辰虞允文復請
建太子帝曰朕既立太子即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
論前代典禮允文尋擬詔以進 戊戌金尚書省奏汾
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

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
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
之道自令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帝作敬天圖謂
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于寅畏朕近日取尚
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虞允文
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
然之 金主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近路禾稼甚廣
殆無畜牧之地因命五里外乃得耕墾令聞民乃去之

他所甚可憫於其令依舊耕種事有類此卿等宜即告
朕 二月癸丑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
為魏王初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
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為魏王判寧國府帝謂
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文王世子須當多
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
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焞為
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甲子詔寺觀毋免稅役 三

月乙亥朔趙雄至金所請皆不許雄辭還金主使其臣
宣諭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輦洛山陵如不欲欽
宗之柩當為爾國葬之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金主
庸人耳於陛下無能為役中原遺黎日望王師必有簞
食之迎倒戈之舉帝甚悅 詔訓習水軍 丙子立恭
王夫人李氏為皇太子妃 己卯以知閣門事張說僉
書樞密院事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攀緣擢拜
樞府時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耻與之同命力辭

不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訟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
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官官執
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
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
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
怒帝雖感悟尚未寢成命時范成大當制久不視草忽
請對乃出詞頭納榻前帝色遽厲成大徐奏曰臣有引
諭願得以聞閣門官日日引班乃郡典謁吏耳執政大

臣倅貳比也苟州郡驟拔客將吏為通判官屬縱俛首
吏民觀聽謂何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為
安遠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語人曰張左司平時不相
樂固也范致能亦胡為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
能所惠也後月餘成大求去上曰卿言事甚當朕方聽
言納諫乃欲去耶成大竟不安於位以集賢修撰帥靜
江致能成大字也夏四月丁未金歸德民臧安兒謀
反伏誅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辛未進臨安尹太

子與講官商較前代時出意表逮尹臨安究心民政周
知情偽帝數稱之 五月丁亥劉珙起復同知樞密院
事為荆襄宣撫使珙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
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
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
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
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
私利祿之實不又為漢儒之罪人乎帝以義當體國責

之珙乃手疏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

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庚

寅金葬欽宗於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考異金史世宗紀是年三月辛巳命

有司以天水郡公旅觀依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宋史孝宗紀云五月庚寅金人葬欽宗於鞏原月日不同蓋金主以三月辛巳命葬而葬禮則實成於五月庚寅也 六月己酉金主詔曰諸

路常貢數內同州沙苑羊非急用徒勞民耳自今罷之朕居深宮勞民之事豈能盡知似此當具以聞 壬申

詔兩淮墾田毋創增稅賦 秋七月庚子以王炎為樞

密使四川宣撫使炎以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曹所作本朝嘉祐中提舉史炤上堰法獲降敕書刻之堰上紹興以來戶口凋踈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助役宣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萬一千餘緡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拱 八月癸卯朔金主詔朝臣曰朕嘗諭汝等國家利便治體遺闕皆可

直言外路官民亦嘗言事汝等終無言凡政事所行豈能皆當自今直言得失毋有所隱 丙辰詔兩淮民兵勿輸丁錢 金主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闕貲甚多而難於得人三品以上朕則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無一言見舉者欲畫久安之計興百姓之利而無良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卿等宜勉思之 九月壬申朔以江西湖南旱命募民為兵 戊子安定郡王令德卒 冬十月甲寅金主謂宰臣曰朕已

行之事卿等以為成命不可復更但承順而已一無執奏且卿等凡有奏何嘗不從自今朕旨雖出宜審而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或在下位有言尚書省所言未便亦當從而改之 壬戌金使烏琳達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抃諭天錫曰大駕已興難再御殿使人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慚而退癸亥隨班入見丙寅金左丞相赫舍哩良弼進睿宗實錄 戊辰金

主謂宰臣曰衍慶宮圖畫功臣已命增為二十人如丞相韓企先自本朝興國以來憲章法度多出其手至於關決大政但與大臣謀議終不使外人知覺漢人宰相前後無比若褒顯之亦足示勸慎勿遺之 十一月甲戌帝御集英殿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賜李廕制科出身 戊寅金主幸東宮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曰吾伐高麗不

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
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
又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
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
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癸巳金
羣臣加上尊號曰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
十二月庚申詔閣門舍人依文臣館閣以次輪對
臨安尹周淙以獄空聞帝賜詔褒之自是屢奏屢獎

是歲湖南江東西路旱賑之 金河決王村南京孟衛
州界多被其害

八年春正月庚午朔班乾道敕令格式 丙申金以水
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西陝西去年租稅
二月壬寅金主召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
勸導諸王使之為善如諸王所為有所未善當力陳之
尚或不從則具每日行事以奏若阿附不言朕惟汝罪
也 乙巳詔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

左右丞相 戊申遣姚憲等使金賀上尊號附請受書
事 辛亥以虞允文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並兼
樞密使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說
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
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
皆憚之 癸丑以安慶軍節度使張說吏部侍郎王之
奇並食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
不可執政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

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帝令翰林學士王暉草制給事中
姚憲書行罷衡為起居郎必大濟並與在外宮觀希呂
與遠小監當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國子監司業劉焯
移書責宰相言說不當用出為江西轉運判官於是說
勢赫然無敢撓之者 丙寅戶部尚書曾懷賜出身參
知政事 三月戊子詔省侍中中書尚書令員以左右
丞相充其位 庚寅金雨土 丁酉金北京曹貴等謀
反伏誅 夏四月庚子賜禮部進士黃定以下三百八

十九人及第出身是科得陸九淵舒璘考官呂祖謙謂
九淵曰未承欵教僅得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為
江西陸子靜也 己酉殿中侍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
擅權不公允文請罷政許之翼日帝過德壽宮上皇曰
采石之戰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遂復留出之敏提點
江東刑獄 乙丑詔再蠲兩淮二稅一年 金大名尹
荆王文以賊罪奪王爵降授德州防禦使僚佐皆坐不
矯正解職文本名呼喇宗望之子京之弟也 丙寅金

右丞相赫舍哩志寧卒諡武定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
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
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
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 五月丙寅立宗室

銓試法 癸未金主諭宰臣曰朕每次舍凡秣馬之具
皆假於民間多亡失不還其主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
代之所過即令詢問但亡失民間什物並償其直 六
月庚子封武德郎令扈為安定郡王 壬寅蠲兩淮歸

正人撮收課子淮東巡尉有縱逸歸正戶口過淮者奪
官有差 秋七月辛巳罷淮西屯田官兵募歸正人耕
佃 姚憲魯覲使金還所請復不許癸未以覲為武泰
軍節度使 壬辰雨雹 金罷保安蘭安權場金主謂
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
命罷之 九月乙亥詔王炎赴都堂治事以虞允文為
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初帝命選諫官允文
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

推重帝不報而用魯覲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
允文力求去故有是命仍進封雍國公 金鄜州李方
等謀反伏誅 己丑賜虞允文家廟祭器壬辰允文入
辭帝諭以進取之方期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或內
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
動而卿遲回即卿負朕用李綱故事御正衙酌酒賦詩
以遣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 冬十一月金曹國
公主家奴犯事宛平令劉彥弼杖之主乃折辱令丙子

金主既深責公主又以臺臣徇勢偷安畏忌不敢言奪俸一月 壬午金同州民屈立等謀反伏誅 戊子金主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金主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其於記錄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十二月丁酉金冀州王瓊等謀反伏誅 戊戌蠲兩淮明年租賦 甲辰詔京西招集歸正人授田如兩淮 辛亥金詔金銀坑冶聽民開採毋得收稅 是月金德州防禦使文以謀反伏誅

文既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奴舒穆魯和卓呼爾察為怨言和卓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明安阿固和卓穆琨巴哩尼楚赫與大王厚善果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密以謀告洪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家僮綱格以書幣往南京約阿固等綱格見阿固等不言其本來之事還給文曰阿固從大王矣文乃造兵仗畫陣圖為反計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府遣官至德州捕文文夜與和卓呼爾察等亡去金

主督所在捕之文亡命凡四月至是被獲伏誅康洪論
死餘皆坐如律釋文妻珠蘓爾下詔曰德州防禦使文
北京曹貴鄜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陷於大戮凡
術士多務苟得肆為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
官職三品以上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筭祿命
違者徒二年重者從重治之 是歲隆興府江筠州臨
江興國軍大旱四川水 金尚書省奏言河移故道水
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

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從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二十三